

◆岁月回眸

驼背的母亲

陈受田

经纬交织，晒谷晾菜，既透风又结实……这些活计，她做起来从容不迫，仿佛天生就该由她来干。男人们见了，常常啧啧称奇，说她“比男人还能干”。

母亲为人处世更是令人敬佩。她一生乐于助人，谁家有个难处，她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。村里有个孤寡老人，她每月总要送些自己种的菜去；有孩子上学困难的，她悄悄塞些钱。最难得的是她从不讲排场，九十大寿时，我们想好好操办，她却执意不许：“活到这个岁数就是福气，何必兴师动众、大操大办呢？”最后只允许至亲小聚，还特意嘱咐不准收人情。

母亲是个极爱干净的人。她那间小屋，虽简陋，却总是收拾得很利落。灶台擦得发亮，碗筷排得整齐。乡政府的人来看了，竟给她封了个“清洁形象大使”的名号。她满不在乎地只是笑着说：“干净些，自己住着也舒坦一些呢。”她这爱干净的性子，也传给了我们几个。小时候谁要是邋遢了，她便要念叨：“人穷志不穷，衣衫破旧也要整洁。”

七年前，父亲走后，母亲便独自生活。我们几番要接她同住，她总是不肯。“崽，我现在还能动，不想拖累你们。”她说得坚决。果然，她不但能自煮自食，还在屋后辟了块地，种些时令蔬菜。更奇的是，她竟会嫁接之术，将茄子接到番茄根上，结出的果实又大又亮。

每日清晨，天还未大亮，母亲便醒了。但她不起身，先要在床上做一套自创的“养生仪式”。她做了好些按摩工具——有葫芦瓢削的刮痧勺，有竹片制的按摩棒，还有用布包着鹅卵石做的锤子。她说这些东西可以活络筋骨。这套“养生仪式”她做了几十年，从不间断。我疑心她这把年纪还能行动自如，与这习惯大有关系。

母亲曾当过村妇联主任，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了。那时她组建的“大嫂调解队”，至今仍是村里解决纠纷的好法子。她

调解时不爱说大道理，常是边绣花边听人诉苦，待人说完了，她才慢悠悠地讲个故事，或是打个比方。奇怪的是，经她一劝，再大的火气也消了大半。我想，这大约是她懂得“留白”的艺术——不在布上绣满，话也不说尽，留些余地让人自己琢磨。

如今母亲九十三了，背驼得几乎与地面平行，走路时需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挪动。可她那双手仍不肯闲着，不是操持家务，就是下地种菜。我们劝她歇歇。她道：“人要多活动活动，要不然会闲出一身病来的。”

母亲的身教重于言传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们这些子女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勉工作，有的教书育人，有的救死扶伤，有的服务乡里。孙辈们更是各有所长，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。每当有人夸赞我们时，母亲总是说：“做人要对得起良心，做事要对得起饭碗。”这朴实的话语，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。

我常想，母亲的背，是被岁月压弯的，也是被七个孩子的重量压弯的。那隆起的脊梁，恰似一座小山，承载了太多的风雨与阳光。而她，始终以那弯曲的姿态，站立着，生活着，不曾真正倒下。

这便是我的母亲——一个普通的农村妇人，用她九十三年的光阴，写就了一部无需文字的传记。她的智慧不在书中，而在那一针一线、一蔬一饭之间；她的伟大不在豪言壮语，而在那日复一日的坚韧与温柔之中。

（陈受田，新邵人，教育工作者）



◆湖湘三百六十行

铜 匠

唐文林 王艳萍

铜匠，就是用铜金属为原材料制造各种器件和修理各种铜器的手艺人。

没有作坊店铺的铜匠，通常就是挑一副挑子，早晨出门，走街串巷吆喝承接业务。有店铺作坊的铜匠，经营有一定规模了，通常是成批量制作器件的。那生意做得好的，还往往有较为固定的客户。如今，乡村的街巷已经见不到铜匠的身影。

（唐文林、王艳萍，宝庆烙画传承人）

头，是一座规模很小的石山，石缝里还有一棵木荷树。同伴们争先恐后地与其合影，见证它们生死相依的动人场面。

再往上走不远，只见路边一片山石，是由层层叠叠的石片构成，如同一本书，在等待人们翻阅。其中的一块石头更特别，像磨盘，一尺多高。平整的顶面是一圈一圈的纹路，像树木的年轮。

除了奇石，还有瀑布，一叠一叠的，从石壩上跌撞而下。在一个较宽的地方，汇成一口绿池，水面上映着蓝天白云。同伴们纷纷给它取名：碧水蓝天、高峡平湖、深谷碧潭……似乎都不太佳妙。

除了层出不穷的奇山异景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缕缕花香。原来，花香就来自于溪边的几棵桐树，一簇簇如雪的桐花正盈枝盛放。一些山蜜蜂如点点黑色精灵，在桐花间穿梭，嗡嗡的声音似有似无。周边的杂草里、石头上、溪水中，都有被风吹落的桐花。随手拾上一朵，我仿佛回到了年少时屋后的那片桐林：在那漫天素洁的桐花里，我与同伴们将它们一一拾起，或插在头上，或别在衣襟，又或串成项链挂在脖颈上、戴在手腕处……此时，看着手中的桐花，它与我家屋后的那些桐花应该是一样的啊，只是我却不再是那个青葱女孩。

（曾彩霞，武冈市育英中学教师）

五月的微风，将端午的气息轻轻送进乡间。

还记得父亲在世时，每年端午那天，他便早早地起床，生好煤火，然后到外面采来新鲜的艾叶、蛇不过、蒿草等植物。这些都是野外自然生长的植物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家乡的路边、河堤、田埂，随处都可见到它们的身影。就是这些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植物，混在一起熬成水后，却是一剂极好的中药。父亲拿回这些植物后，会把它们放进一口大锅里，注满水，盖上盖，最后用中火慢慢熬。父亲说，用这种药水洗过，皮肤便不会再过敏。父亲说这话时，眼睛里是泛着光的。

这时，母亲会一边守着熬药水，一边在一旁包着粽子。包粽子的糯米，是前天晚上就放在碱水里浸泡好的。包粽子的粽叶，是母亲从后山上采摘下来的，大小均匀，色泽鲜绿。母亲的手极巧，拿起两片大致相同的粽叶，折成一个漏斗状，用勺子舀进一勺糯米，在中间放进一粒蜜枣或者一块腊肉，再在上面盖上一层糯米。随后，用筷子将米夯实，再用一片粽叶覆盖在上面……粽子便包好了。绳子是粽叶撕开而成，有韧劲，还有淡淡的香味，一根可以串上好几个粽子。母亲包出来的粽子美观而耐看。

等到母亲把粽子全部包好，艾叶水也熬好了，橙黄中透着一点绿意，散发着淡淡的草药味。母亲便催促着我艾叶水洗澡。以前，我的皮肤很敏感。最严重时，到了春季青草萌芽的时候，哪怕就是到草地边走一走，都会产生湿疹，就像无数只蚂蚁在啃噬肌肤一样，又痒又痛。或许是父爱的力量，抑或是药水的功效，总之，洗了好几年的药水澡后，我的皮肤病

又到粽艾飘香时

谢丽英

◆六岭杂谈



竟真的慢慢痊愈了。

安排好我们后，母亲便忙着去煮粽子，动作娴熟而有序。煮粽子是个技术活，对火候掌握要求极高。母亲搬来一根矮凳，静静地守在那个煤火炉边，看着蒸汽由小变大，又由大变小。经过大半天的蒸煮，美味的粽子便可以出锅了。母亲煮出来的粽子，软软糯糯，甜而不腻，一口咬下去，唇齿留香。

如今，市面上各种形状、各种口味的粽子应有尽有，加之母亲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们便不再忍心让她那么辛劳。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一直怀念母亲包的粽子，吃过那么多粽子，还只有“母亲牌”粽子最能满足我们的味蕾。

“桃儿红，杏儿黄；五月五，是端午；粽叶香，裹五粮；剥个粽子沾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……”这首童谣，每年端午都会走在乡间久久回荡。那熟悉的旋律，如同一条纽带，将我与家乡的这片土地紧紧相连。

（谢丽英，现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）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给学生减压

刘 凯

一次数学考试时，全班同学都在认真地做题目。我作为监考老师，悠闲地在教室里踱来踱去。

突然，我被一个名叫小麦的女同学的试卷所吸引，那岂止是一张数学试卷呀，那简直就是一件完美艺术品——书写工整、字体飘逸，使人看了有赏心悦目之感。而最为关键的是，她的解题速度比其他人快了许多。见此，我忍不住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站在旁边。小麦见老师在那里，就笑了笑，没有出声，然后继续做题目。可遗憾的是，自那时起，她一个题目也做不出来。考试分数揭晓，小麦的成绩很不理想。我要她好好总结一下原因。小麦没有说话，只是给了我一张纸条。打开一看，我不禁有些惭愧。纸条是这样写的：老师，您站在我旁边，我紧张极了，心里就像有无数面小鼓在敲响；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再也做不出题目了。

看了小麦的字条，我陷入了沉思：原来是我给她压力了。回到家里，我仔细一想，才发现同样的事情其实也曾发生在我身上。多年前，我去学习驾驶汽车，驾校给我安排了有经验的杨师傅。杨师傅的脾气很大，我稍有错误，他就训斥。几次下来，搞得我心里惴惴不安。“你驾驶方面的天赋真差！”这是杨师傅对我的评价。第一天学车，我的心里难过极了：我承认自己天赋差，可是师傅的吼声如

雷，让人真的心生畏惧。路训，我学习的效果很不理想。

第二个项目，练桩。带训的是王师傅，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人。初见他，我的心里就“咯噔”了一下：怕是又遇见一个“凶神”了。

第一次，王师傅的指导特别到位。经过他的反复叮嘱，步骤我已经熟记在心了。之后，王师傅叮嘱我几句之后，就和其他人下象棋去了。我的心凉了半截。待他走后，我没好气地对其他人说：“把活儿完全放给咱们新手，能放心吗？”可熟知内情的人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师傅是故意走开的，当然，不是针对你。他知道在旁边盯着我们看，我们会畏手畏脚。他走开了，我们才可以自己学习总结。”听了同伴的话，我豁然开朗，心里不禁为王师傅叫好。

没有师傅在旁边吼叫，我们学徒之间互相鼓励、讨论，学习效果果然不错。考试那天，桩考，我一次通过。没有压力的学习过程舒暢快乐，效果也真的不错。

我于是就联想起自己的教学：给学生太多的目标，提太多的要求，给学生太多的压力，让他们疲于应付，最后弄得他们苦不堪言。虽然我的这些主观愿望是好的，殊不知，久而久之，它们便成为禁锢学生的枷锁。教师给予学生太大压力，往往导致事与愿违。

（刘凯，武冈人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◆漫游湘西南

塘田峡谷寻胜

曾彩霞

离武冈城十几里远的龙溪镇塘田村，有一条峡谷，是近年来旅游者喜爱的打卡地。春末的一天，我也随一群朋友来到这里。

刚一下车，就被这里的景象所吸引。这里三面环山，一条溪流自峡谷深处欢腾而下，给静谧的山谷平添了几分热闹。走入谷口，迎面有一座石山，因石山顶上随意堆砌的几块石头形似猪头，而被称为八戒山。山顶上零星长着的几棵松树，使人很容易联想起黄山石壁上的青松来。与八戒山遥相对望的，是三座相连的山峰。中间那座宛若一只蝙蝠昂起的头，两边的两座则像蝙蝠展开的翅膀，整个看去，是一副蓄势待发、将一飞冲天的样子。在蝙蝠山左侧，有四块长条形巨石两两相并，一前一后屹立山脊，像四个大力汉子；在它们中间，有一尊正方体巨石，像一顶轿子。整个场面就是“四人抬轿”了，也不知他们抬的是谁。

正看得出神，山路的前头又传来惊叹声，原来是一些同伴“发现”了“鸡公山”。鸡公山与八戒山同向，是耸立于苍山翠岭中的

一座孤立的陡峭石峰，看上去形似一只公鸡，鸡头昂起，鸡背微拱，鸡尾高翘，只可惜缺了鸡嘴。同伴中有人讲了这样一个传说：鸡嘴原本是有的，只因这只公鸡总是不守时辰乱叫，触犯了天规，而被雷公打掉了嘴巴，成了一只哑鸡；它的鸡嘴就掉在山脚下。可不是，在山脚的溪水边，还真有一个长条形的巨石躺在那里，一端尖尖的，正如鸡嘴呢。

往前走不远一看，鸡公山便不像了鸡公，而像一只骆驼，正以永不疲惫的姿态，行走在群峰之中。再走不远一看，那骆驼已不像骆驼，而像一只孔雀了。只见它脑袋高高地昂起，尽显尊贵与骄傲。尾巴处的石头后面长着一棵不知名的树，那独特的扇形状树冠，像极了开屏的孔雀尾羽，灵动而飘逸。再往前走不远一看，孔雀又不像孔雀了，像极了人物雕塑——他头戴高高的帽子，手持经书，正在滔滔不绝地布道。我似乎听见他在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！”

在这条峡谷，除了只能眼观的石景，还有伸手可触的奇石。前面就有一尊巨型石